

漢武梁祠書鳥篆

鄧
爾定



上

漢武梁祠畫像考釋

東莞容 庚箸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一 畫像之起源 | 二 武梁祠畫像舊拓本之流傳 |
| 三 武梁祠原石之發見 | 四 武氏碑與武梁祠畫像之關係 |
| 五 石室之形制 | 六 武梁祠畫像所載之故事 |
| 七 武梁祠畫像在美術上所佔之位置 | 八 武梁祠畫像之印行 |

一 畫像之起源

畫像于壁，以資觀感，其源甚古。淮南鴻烈解主術訓云：

文王周觀得失，徧覽是非。堯舜所以昌，桀紂所以亡者，皆著於明堂。

高誘注「著猶圖也。」

孔子家語觀周云：

孔子觀乎明堂，覩四門墉，有堯舜之容，桀紂之象，而各有善惡之狀，興廢之誠焉。又有周公相成王，抱之負斧扆，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。孔子徘徊而望之，謂從者曰：「此周之所以盛也。」

王逸楚辭章句天問云：

屈原放逐，憂心愁悴，彷徨山澤，經歷陵陸，嗟號旻昊，仰天歎息，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，圖畫天地山川神靈，琦瑋儼危，及古賢聖怪物行事，周流罷倦，休息其下，仰見圖畫，因書其壁，呵而問之。

在漢此風頗盛。漢書廣川惠王越傳云：

其殿門有成慶畫，短衣大綺長劍。

又楊惲傳云：

惲上觀西閣上畫人，指桀紂畫謂樂昌侯王武曰：「天子過此一二問其過，可以得師矣。」畫人有堯舜禹湯，不稱而舉桀紂。

又金日磾傳云：

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。上聞而嘉之。病死，詔圖畫于甘宮，署曰「休屠王閼氏。」

又蘇武傳云：

漢宣帝甘露三年，單于始入朝。上思股肱之美，迺圖畫其人於麒麟閣，法其形貌，署其官爵姓名。

蔡質漢官典職云：

尙書奏事於明光殿省中，畫古烈士，重行書讚。初學記卷十一職官部上，尙書令第三引

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：

圖畫天地，品彙羣生，雜物奇怪，山神海靈。寫載其狀，託之丹青。千變萬化，事各繆形。隨色象類，曲得其情。上紀開闢，遂古之初。五龍比翼，人皇九頭。伏羲鱗身，女媧蛇軀。鴻荒朴略，厥狀唯盱。煥炳可觀，黃帝唐虞。軒冕以庸，衣裳有殊。上及三后，姪妃亂生。忠臣孝子，烈士貞女。賢愚成敗，靡不載叙。惡以誠世，善以示後。文選卷二

何晏景福殿賦云：

命共工使作績，明五采之彰施。圖象古昔，以當箴規。椒房之列，是準是儀。觀虞姬之容止，知治國之佞臣。見姜后之解佩，寤前世之所違。賢鍾離之讐言，懿楚樊之退身。嘉班妾之辭輦，偉孟母之擇鄰。同上

此畫像于宮殿者也。

後漢書趙岐傳云：

先自爲壽藏，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，又自畫其像居主位，皆爲讚頌。

水經注八・十五云：

黃水東南流，南有漢荊州刺史李剛墓，剛字叔毅，山陽高平人，熹平元年卒。見其碑有石闕祠堂石室三間，椽架高丈餘，鏤石作椽瓦，屋施平天，造方井，側荷梁柱，四壁隱起雕刻爲君臣官屬，龜龍麟鳳之文，飛禽走獸之像，作制工麗，不甚毀傷。

又云：

戴延之西征記曰：「焦氏山北數里，漢司隸校尉魯峻穿山得白蛇白兔，不葬，更葬山南，鑿而得金，故曰金鄉山。」山形峻峭，冢前有石祠石廟，四壁皆青石，隱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貞婦孔子及弟子七十二人形像，像邊皆刻石記之，文字分明。

此畫像于墓室者也。

堂殿圖像每易殘毀，而墓室刻石獨能久存。其箸于隸續者，則有武梁祠堂畫記，孔子見老子畫象，魯峻石壁殘畫像，太尉公墓中畫象，李剛石室殘畫象等。今之所見，則有孝堂山郭巨祠堂，武宅山武梁祠堂，兩城山朱長舒墓石室諸畫像。

武梁祠畫像最初著錄於宋趙明誠之金石錄十九・八云：

右漢武氏石室畫像五卷。武氏有數墓，皆在今濟州任城縣。墓前有石室，四壁刻古聖賢畫像，小字八分書題記姓名，往往爲贊于其上，文詞古雅，字畫遒勁可喜，故盡錄之，以資博覽。其後洪适始錄其文于隸釋，圖其像于隸續，劉球集其字于隸韻，婁機集其字于漢隸字源。諸家所據即今所傳武梁祠三石也。然趙明誠只稱武氏石室，洪适乃定爲武梁祠堂云：

予案任城有從事掾武梁碑，以桓宗元嘉元年立，其辭云：「孝子仲章，季將，季立，孝孫子僑，躬脩子道，竭家所有，選擇名石，南山之陽，擢取妙好，色無斑黃。前設壇壝，後建祠堂。良匠衛改雕文刻畫，羅列成行。擗騁技巧，委蛇有章。」似是謂此畫也，故予以武梁祠堂畫像名之。後之人身履其壤，會能因斯言以求是。隸釋十六・四

洪氏於此猶作疑詞，後此隸韻漢隸字源遂據爲定名矣。衛博云：

某聞之喻子才郎中南渡四十年，纔再見之朱晞真張如瑩氏。漢碑鄉來無恙者，故自有數。中厄戎馬，其傳益微。此本則文字奇古，少訛缺，尤可珍愛。乾道丁亥夏，客有持示建康尹某人云：卽張如瑩尙書所藏本也。乃刻而納諸府廨紬中閣之壁以震耀來世云。定庵類稿四

• 二十

洪适云：

右武梁祠堂畫記：得之括蒼梁季珩。始余聞建康寓客有此碑，嘗託連帥方務德訪之。未至而書已成。方亦刻之郡齋，地遠歲久，殆將亂真也。隸續六・十五

衛氏所云刻之紬中閣之本，殆卽洪氏所云方亦刻之郡齋之本，以時地相同也。史繩祖學齋佔畢

三・十亦錄其文云：

余大父武陽府君好古博雅，生平精於篆隸行草。殘碑斷刻，靡不搜訪。自集隸格一冊以補洪景伯漢隸之缺。其中有一節云：「東州冢間得三碑，高廣各五六尺，皆就石室壁間刻古聖賢義夫節婦及車馬人物，其質樸可笑。然每事各有漢隸數字，字止五六分，筆法精隱，可爲楷式。生平所閱漢隸未有若是之小者。而完好如新，蓋不爲風日所剝泐，且摸印者尙寡故也。乾道丁亥五月，子堅書。」余每閱之，恨不得見其碑石之正在何所，然甚愛其伏羲神農黃帝帝堯之贊，及曾子老萊丁蘭之贊，文旨精嚴簡古，非後世所及。如祝誦氏不知其爲沮誦或祝融，帝譽字作帝倍，殊可以證古辨今。後因護漕攝憲梓部，行部至資州，則此碑在州宅博雅堂下，經兵火之後，刓闕多矣。制樑又輦運寘之明新，士夫殊無識者。余奉祠歸過渝，爲學官言其事，且以祖父所隸摸本付之，令補完，又未知其果否也。

案此跋有誤，王昶云：「前云東州冢間得三碑是指此碑，後云護漕攝憲梓部，行部至資州，則此碑在州宅博雅堂下，經兵火之後，刓闕多矣。云云，此另是一種畫像，並非此碑。蓋刓闕既多，一時不及細辨，遂誤以爲此碑耳。」金石萃編二十・五二後此元明兩代金石家無言及此者。清朱彝尊見第一石之上半石剪裝本于馬氏衍齋書屋，即世所稱唐拓本也。跋云：

右漢從事武梁祠堂畫象，傳是唐人搨本，舊藏武進唐氏，前有「提督江河淮海兵馬章」，後有襄文公順之暨其子鶴徵私印。小蓬萊閣金石文字引

其所謂唐人搨本者，乃得之傳聞。唐順之嘉靖間人，未足爲唐搨之據。黃易跋云：

右唐搨武梁祠堂畫像凡十四，是左一石上半之二列。曾子一段，下方墨污，僅露筆畫。今拓

轉勝于前，惟畫像面目剝損耳。石自宋人搨後，久埋土中，歷元明至今始出土椎取，今搨即宋搨也。此本畫像比今搨較完，是宋以前所搨無疑。邊闌硬黃箋釋文，書體古雅，乃宋元之迹。舊藏武進唐氏。冊中只數印，無題識，冊首「漢鐫古帝王像」六楷字，不知誰書，疑明人

筆。小蓬萊閣金石文字

案趙明誠之箸錄，乃在政和間。史繩祖之祖子堅自跋，衛博題跋及洪邁爲隸續所作序，皆在乾道三年。隸續及學齋佔畢所錄較今搨多。「李氏遺孤，忠孝李善」、「休屠像」二榜，安見今搨之即宋搨。嘉祥縣志載漢太子墓「上有石享堂三座，年久沒于土，不盡者三四尺。」黃易謂「洪山石崖元人題字云至正四年昏墊最甚，當時濁浪奔騰，石室盡損，積淤盈丈。」案志修于順治九年，猶見石壁刻伏羲以來祥瑞及古忠孝人物，極其纖巧。此所謂唐搨，正是伏羲一石，又適得一石之上半，殆石室被湮，此半石猶露于外，其爲至正以後之明搨本無疑。

此本康熙四十二年歸于海寧馬思贊，繼歸揚州馬曰璐。乾隆四十年，馬氏以贈同邑汪本。五十一年，黃易于嘉祥紫雲山得原石，拓寄汪氏。汪氏喜甚，許以此本贈之，旋歸道山。其弟隣初踐兄宿諾，五十六年乃以歸黃氏。方朔云：「唐搨原冊，聞在濟甯路氏。甲寅咸豐四年乙卯，有人以六百金購獻上官，而路氏仍不出售。」枕經堂題跋民國五年，歸于濟甯李汝謙。民國廿四年十月二十日，魯省水災籌賑游藝會假得展覽，乃得經目。中經火災，其伏羲、祝誦、神農三圖被燬，黃帝、顓頊、帝堯三圖只存一角。尙存八圖，朱彝尊諸人題字大半完好。後有道光廿九年何栻跋。其被燬乃在廿九年以後。李氏得之，徵題尤富，合前得百餘人。唐拓唐拓，羣然一詞，乃知真鑒之不易言矣。

翁方綱聞汪氏得此本，索觀不可得。後得吳門陸紹曾摹本，乾隆四十八年，俾安邑宋葆淳倩

趙君刻木以傳。

三 武梁祠原石之發見

乾隆四十年，黃易見武梁祠畫象舊拓本于汪本。五十一年八月，自豫還東，經嘉祥縣署，見志載縣南三十里紫雲山西漢太子墓石享堂三座久沒土中，不盡者三尺。石壁刻伏羲以來祥瑞及古忠孝人物，極纖巧。漢碑一通，文字不可辨。易訪得搨取，堂乃武梁，碑爲武斑。九月親履其壤，知山名武宅，又曰武翟。歷代河徙填淤，石室零落，次第剔出。武梁祠堂畫像三石，一石尙立土中，餘二石斜斷橫臥，碎而爲五，隸書四百餘字。孔子見老子畫像一石，隸書八字。雙闕東西對峙，案雙闕斜向故又稱南北闕在武梁祠前。河患淤高，僅露其頂三尺。土人見野中方石隆然，不知是闕，呼爲燭臺。掘深八九尺始見根脚，各露隸書「武氏祠」三大字，三面俱人物畫像，上層刻鳥獸。西闕有建和元年武氏石闕銘，隸書九十三字。武斑碑作圭形有穿，橫闕北道旁。土人云數十年前從坑中拽出。此四種均見趙明誠洪適二家箸錄。

又武梁石室後東北一石室，計七石，畫像怪異，無題字。旁有斷石柱正書曰「武家林」。其前又一石室，畫像十四石，隸書題字類曹全碑，共一百六十餘字。祥瑞圖石一，久臥地上，漫漶殊甚。背若瓦脊，是爲石室之頂，其內題刻可以仰觀也。復於武梁石室北剔得祥瑞圖殘石三，共隸書一百三十餘字。此三種前人載籍未有，因名之曰「武氏前石室畫像」「武氏後石室畫像」「武氏祠祥瑞圖」。又距此一二里，畫像二石，無題字，莫辨爲何室者，後亦附入于後石室諸石中。五十四年，李克正，劉肇鏞督工建祠，續得左石室畫像十石，隸書一百六字。黃易跋云精拓計一百十一字。除兩闕外，合而計之，武梁祠三石，孔子見老子一石，祥瑞圖四石，後合成二石。前石室十四石，第八

石兩面有畫像，或分稱十五石後石室九石，第八石兩面有畫像，或分稱十石左石室十石，共得四十一石。

同治十年，南武軒轅華續得何饋一石及祥瑞圖有鳥如鶴一石。光緒六年，續得王陵母一石。與左石室第一石相接。丁蓉江將三石并增入石室中，陳錦題字記之。宣統間，王陵母一石歸于端方。民國初，此三石及左石室第一石皆售歸海外。

當黃易之發見諸石也，與濟寧李東琪，洪洞李克正，南正炎計畫，募捐錢七十五萬一千，就地剏立祠堂，深約一丈四尺，廣約五丈，嵌諸石于壁上，立武班碑于室中，而移置孔子見老子一石于濟寧州學宮明倫堂。翁方綱爲之記。

四 武氏碑與武梁祠畫象之關係

畫象之出土，趙明誠據武梁碑定爲武梁祠堂畫像。其續出之前石室後石室左石室諸畫像，果屬之何人乎？黃易云：「榜題『君車』」「此君車馬」，「爲督郵時」，「君爲都口時」，「爲市掾時」，皆指葬者而言。今丞簿尉功曹賊曹主記游徼亭長掾吏，皆葬者歷官所部之職。武氏數君，官爵惟武榮最大。此何人之室，莫能辨定。——枕經堂題跋引

日本大村西崖支那美術史雕塑篇頁五六據武榮碑云：「爲州書佐，郡曹史，主簿，督郵，五官掾，功曹，守從事。年卅六，汝南蔡府君察舉孝廉，口口郎中，遷執金吾丞」與前石室畫像中之榜題「君爲都口時」，「五官掾車」，「君爲市掾時」，第九石「主簿」，「爲督郵時」，「行亭」第十石等相証，其歷官皆合，故改稱前石室爲武榮祠。葉瀚中國美術史又以圖像文王十子出魯詩傳，證之武榮碑受魯詩韋君章句，亦正相合。其後石室左石室畫像，葉瀚謂：「以畫像所圖斗車雷

車及上古帝王車駕諸圖，證之武開明碑遷長樂太僕丞，正與太僕之官職掌車馬者相合，知卽爲開明祠。以畫像顏淑獨處之題辭爲毛詩誼，證之武斑碑銘『孝深凱風，志絜羔羊』亦用毛誼，知斑習毛詩古文，與武梁治韓詩，武榮治魯詩不同，乃知左右室爲武班祠。」大村之言視葉氏爲有據。考武始公弟綏宗，名梁景興，開明見于武氏西闕。梁之子仲章，季章，季立，孫子僑，見于梁碑。開明之子宣張，名班含和，名榮見于斑碑。梁，開明，班，榮，皆有碑。此地名武家林，其石室要不離此十人也。茲將武氏各碑及闕銘附載于後，備稽考焉。

武梁碑 今佚

口故從事武掾，掾諱梁，字綏宗。掾體德忠孝，岐嶷有異。治韓詩經，闕幘傳講，兼通河雒，諸子傳記。廣學甄微，窮綜典口，靡不口覽。州郡請召，辭疾不就。安衡門之陋，樂朝聞之義。誨人以道，臨川不倦。恥世雷同，不闢權門。年踰從心，抱節抱介，終始不渝。彌彌蓋固，大位不濟，爲衆所傷。年七十四，元嘉元年季夏三日，遭疾隕靈，烏虖哀哉。孝子仲章，季章，季立，孝孫子僑，躬脩子道，竭家所有，選擇名石，南山之陽。擢取妙好，色無斑黃。前設礎石，後建祠堂。良匠衛改，雕文刻畫，羅列成行。攬騁技巧，委蛇有章。垂示後嗣，萬世不亡。其辭曰：懿德玄通，幽以明兮。隱居靖處，休曜章兮。樂道忽榮，垂蘭芳兮。身歿名存，口口口口。隸釋六·十三

武開明碑 今佚

右漢吳郡丞武開明碑云：「君字開明，」而其名已殘缺。又云：「永和二年舉孝廉，除郎謁者。漢安二年，遷大長秋丞，長樂大僕丞。永嘉元年，喪母去官，復拜郎中，除吳郡府丞。壽五十七。建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遭疾卒。」其可見者如此。其他摩滅不能盡讀。金石錄十四·九

武斑碑 在武氏石室今漫滅

故敦煌長史武君之碑 碑額

建和元年大歲在丁亥二月辛巳朔廿三日癸卯，長史同口口口口口口口口。

敦煌長史武君諱斑，字宣。張昔殷王武丁克伐鬼方，元功章炳，勳臧王府。官族分析，因以爲氏焉。武

氏蓋其後也。商周微衰，歷世墳遠，不隕其美。漢興以來，爵位相踵，口朝忠臣。君幼口顏閔之懋質，長

敷游夏之文學。慈惠寬口，孝友玄妙。苞羅術蓺，貫洞聖口。博兼口口，耽綜典籍。口口口純，求福不回。

清聲美行，闡形遠近。州郡貪其高賢，口口請以口口。歲舉口翼紫宮，口口詔除光顯王室。有口於國，

帝庸嘉之。掌司古口，領校祕鄭。研口幽微，追昔劉向辯賈之徒，比口萬矣。時戎口口，匡正一口，口朝

廷惟憂口口，有司口口舉君。斑到官之日，口瘞吏士。哮虎之怒，薄伐口口口口口口。並百姓

賴之。邦域旣寧，久勞于外，當還本朝，以叙左右。以永嘉元年口月口日遭疾不口，哀口。於是金鄉長

河間高陽史恢等追惟昔日同歲郎署，感口爲自古在昔，先聖與仁。口口興替，口口人存。生榮死哀，

是口萬年。伊君遺德，口孔之珍。故口石銘碑，以旌明德焉。其辭曰：

於惟武君，允德允恭。受天休命，積祉所鍾。其在孩提，岐嶻發蹠。謙口守約，唯誼是從。孝深凱風，志絜

羔羊。樂是口口，恬此口光。孳孳臨川，闢見口膚。庶仰其首，微妙玄通。口然清邈，口口口口。口口升口，

爲帝股肱。扶助大和，萬民迺蒙。顯宗口口，史官書功。昊天上帝，降茲鞠凶。曠忽徂逝，口口口口。不享

口壽，大命口口，百遼惟口。后帝感傷，學夫喪師。士女悽愴，口表金門。令問不忘，垂口後昆。億載歎誦。

尚書丞沛國蕭曹芝口宣。

成武令中山安憲曹种口口。

豐令下邳良成徐崇口口。

故陳留府丞魯國魯口口口口。

防東長齊國臨菑口紀伯允書此碑。嚴祺字伯曾。

案此據黃易釋文，以隸釋六·十一補其缺。

武榮碑今存濟寧州學

漢故執金吾丞武君之碑碑額

君諱榮，字舍和。治魯詩經韋君章句，闕幘傳講。孝經論語，漢書史記，左氏國語，廣學甄微，靡不貫綜。久遊大學，藐然高厲。龜於雙匹，學優則仕。爲州書佐，郡曹史，主簿，督郵，五官掾，功曹，守從事。年卅六，汝南蔡府君察舉孝廉。口口郎中，遷執金吾丞。遭孝桓大憂，屯守玄武。感哀悲憤，加遇害氣。遭疾隕靈，口口口口。君卽吳郡府卿之中子，敦煌長史之次弟也。廉孝相承，亦世載德。不忝口口口口命口，不竟抗衡。蓋觀德於始，述行於終。於是刊石勒銘，垂示無窮。其辭曰：

天降雄彥，資才卓茂。仰高鑽堅，允文允武。內幹三署，外口師旅。口勤屯守，舊威口武。口旗絳天，雷震電舉。歎耀赫然，陵惟哮虎。當遂股肱，口之元輔。天何不弔，降此口咎。憇乎我君，仁如不壽。爵不副德，位不稱功。威喪傷愴，遠近哀同。身沒口口，萬世諷誦。

案此據余藏舊拓本錄文，以隸釋十二·七補其缺。

武氏石闕記原拓本載本書頁十一

建和元年大歲在丁亥，三月庚戌朔四日癸丑，孝子武始公弟綏宗景興開明使石工孟李，李弟卯造此闕，直錢十五萬。孫宗作師子，直四萬。開明子宣張，仕濟陰。年廿五，曹府君察舉孝廉，除敦煌長

史。被病夭沒，苗秀不遂，嗚呼哀哉！哉，士士女憇傷。

五 石室之形制

案武梁祠凡三石，第一石高五尺四寸，廣四尺許；第二石高五尺，廣四尺四寸；第三石高四尺，廣六尺八寸。祥瑞圖第一石高二尺六寸，廣七尺餘；第二石高二尺五寸，廣七尺，據山左金石志背爲瓦楞。馮雲鵬云：「以意揣之，當年之制，不過五石而成一室。」伏羲碑即第一石與梁節姑姊碑即第二石中銳而旁殺，係室之東西兩壁。梁高行碑即第三石正平而微低，係石室後壁。以祥瑞圖二石覆之，爲屋之前後項，瓦楞在外，畫像在內，可仰而窺也。此前石有方孔二，想其下有石柱承之，以爲固耳。一石索四祥瑞圖一後其于石室之原狀想像至稿。

今以一三二三石相聯而觀之，第一層爲古帝王十人及節婦梁高行、秋胡妻、義姑姊、楚昭貞姜、代趙夫人、梁節姑姊、齊繼母、京師節女八事。第二層孝子曾子、閔子、老萊子、丁蘭、柏榆、邢渠、董永、朱明、李善、騎都尉、三州孝人、羊公、魏湯、趙口口、孝孫十五事。第三層曹子、專諸、荆軻、藺相如、范且、豫讓、聶政、無鹽八事，屬於刺客者五，其他者三。第四層止末有處士縣功曹二榜，中作樓閣人像，與上層通連，餘皆儀從車馬庖廁，乃屬於室主之事。層次井然。隸釋誤三石爲六石，次序凌亂，蓋未知原石形制也。

其前石室之形制，黃易云：「石室之制，如肥城之郭巨，金鄉之朱鮪，孤擇一柱，架屋兩間，皆實其後而虛其前。此室比武梁石室稍大，中壁空穴，方廣二尺，雖石片零落，莫知次序，而規制約略可辨。一石柱斷碎，其室必是兩間，與郭朱二室相同。」枕經堂題跋引

更按之水經注所記荊州刺史李剛墓云：「祠堂石室三間，椽架高丈餘，鏤石作椽瓦，屋施平

天造方井，側荷梁柱，四壁隱起雕刻爲君臣官屬，龜龍麟鳳之文，飛禽走獸之像。一於石室之形制，可明白矣。

六 武梁祠畫像所載之故事

畫像四十三石中所畫之故事，有有榜題者，有無榜題者，題字以武梁祠三石爲多。前石室十四石，其第一第十四二石無題字。後石室十石無題字。左石室題字者僅第一石。祥瑞圖題字多泐。茲錄其題字并附本事及考證于後。無榜題者其故事亦間或可因有榜題者之比較而推測之也。

武梁祠畫像第一石 總圖一上下分圖一至十六

高五尺四寸，廣四尺許，畫像五層。

第一層

上層中銳，左右斜殺，蓋屋壁之尖頂。中坐神人，冠五梁，肩兩翼，兩旁雜物奇怪，山神海靈環繞之。次爲反覆雲氣紋，下爲二棗核形者五，夾以橫線，俱橫貫於左。此層隸續無之。拓工爲惜紙故，時有失拓。

第二層

其上山形橫列。第一段畫二人，右爲伏羲，冠上方下圓。左手平舉，右手執物似矩。下身鱗尾環繞向左。左爲女媧，面泐。身同伏羲，尾亦環繞與右相交。中間一小兒，右向，手曳二人之袖，兩足捲起。左有隸書榜題一行十六字云：

伏戲倉精，初造王業，畫卦結繩，以理海內。

周易繫辭下云：「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則觀象於天，俯則觀法於地，觀鳥獸之文與地

之宜，近取諸身，遠取諸物，於是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類萬物之情，作結繩而爲罔罟，以佃以漁，蓋取諸離。」

班固白虎通德論上號云：「謂之伏羲者何？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，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，能覆前而不能覆後，臥之詰詰，起之吁吁，飢卽求食，飽卽弃餘，茹毛飲血而衣皮韋。於是伏羲仰觀象於天，俯察法於地，因夫婦正五行，始定人道，畫八卦以治下，下伏而化之，故謂之伏羲也。」

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：「伏羲鱗身，女媧蛇軀。」

案伏戲之左一人，瞿中溶謂「必伏戲之后也。伏戲之后，古書皆未言之。惟世所傳之三墳卽以女媧爲伏戲后。」且攷祠畫之有女媧，其來已久。楚辭屈原見楚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畫天地山川神靈，琦瑋儻诡，及古賢聖怪物，及作天問，其詞有云：『登立爲帝，孰尚道之？』王逸注言：『伏羲始畫八卦，修行道德，萬民登以爲帝，誰開導而尊尚之也？』下卽云：『女媧有體，孰制匠之？』王逸注：『傳言女媧人頭蛇身，一日七十化，其體如此，誰所制匠而圖之乎？』宋洪氏興祖補注謂：『登立爲帝，逸以爲伏羲，未知何據。』愚謂其畫必有伏羲，并有女媧，故逸云然。又王延壽魯靈光殿賦言殿之圖畫云：『寫載其狀，託之丹青。千變萬化，事各繆形。隨色象類，曲得其情。』而後云：『伏羲鱗身，女媧蛇軀。』則明言其畫之狀，蓋正如此圖二人之形，而云伏羲女媧，文長當必有所據也。逸與延壽皆漢人，必當時之畫像多如此，故逸注天問，亦以伏羲女媧並解，至王賦言伏羲鱗身，而女媧則云蛇軀者，恐是

馬邦玉云：「羅長源路史伏羲紀注引此石刻，誤稱梁武祠，字句亦有譌處。又按此刻伏羲像人首蛇身，兩尾相交，與祝誦氏以下作人形者迥異。往在蘭山見古墓中兩石柱刻羲皇媧農皇及堯舜像，伏羲亦鱗身兩形尾交。又予家西寨里伏羲陵前石刻畫像亦兩形並列，人首，一男一女，龍身尾交。予意古之圖畫羲媧者皆類此。按帝王世紀『宓犧蛇身人首』楚辭注『女媧人頭蛇身』，玄中記云：『伏羲龍身，女媧蛇軀』，靈光殿賦『伏羲鱗身，女媧蛇軀』，列子文子史記皆云『二皇牛首蛇身』，曹植云：『今繪畫羲媧者，猶真爲太牢委蛇之狀』，蓋自古記之矣。」漢碑錄文一·四三

伏戲易作包犧，陸德明經典釋文周易繫辭下第八云：「包本又作庖，孟京作伏。犧字又作羲，孟京作戲。」又尚書序云：「伏古作處，犧本又作羲，亦作戲。說文云賈侍中說此犧非古字。張揖字詁云羲古字，戲今字。」

王業隸釋學齋佔畢皆作工業。或謂「愚意王業非太古語，恐當從之。」小蓬萊閣引瞿中溶謂「予審石刻實是王字。初造王業者，卽王天下之謂。」畫像考一·十二

又左石室第四石第三層畫一人執矩向右，一婦人執十形器向左，身皆如蛇，其尾相交向上。中間二小兒有翼，尾亦相交，兩手相向搏。又左右男女二人皆蛇尾有翼相依倚，俱有雲鳥擁之。一榜無字。此亦伏羲女媧像也。

第二段畫一人右向，冠有兩翅，面目全泐，兩手上舉，衣不掩膝。榜題一行十五字云：

祝誦氏無所造爲，未有著欲刑罰未施。

白虎通上號云：「謂之祝融何？祝者屬也，融者續也，言能屬續三皇之道而行之，故謂之祝融。」

也。」

案誦古書皆作融。耆古嗜字，不從口。禮記月令仲夏「節耆欲」。孟子告子上「耆秦人之炙，」是其證也。

第三段畫一人冠服同前，俯首視地，兩手執耒耜，象辟土種穀之意。榜題一行十五字云：

神農氏因宜教田，辟土種穀，以振萬民。

周易繫辭下云：「包犧氏沒，神農氏作，斲木爲耜，揉木爲耒，耒耨之利，以教天下，蓋取諸益。」白虎通上號云：「謂之神農何？古之神民皆食禽獸肉。至於神農，人民衆多，禽獸不足，於是神農因天之時，分地之利，制耒耜教民農作，神而化之，使民宜之，故謂之神農也。」

案三皇異說頗多。白虎通上號云：「三皇者何謂也？謂伏羲神農燧人也。或曰伏羲神農祝融也。禮曰伏羲神農祝融三皇也。」風俗通義三皇引，「春秋運斗樞說伏羲女媧神農是三皇也。」禮號謚記說伏羲祝融神農。含文嘉記慮戲燧人神農。」潛夫論五德志第三十四曰：「世傳三皇五帝，多以伏羲神農爲三皇，其一者或曰燧人，或曰祝融，或曰女媧，其是與非未可知也。」此以伏羲祝融神農列前，正與禮號謚記三皇之說相合，而白虎通位祝融于神農下，次序略異。至晉皇甫謐帝王世紀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。史記五帝本紀索隱正義引而後世多從之矣。

第四段畫一人左向而右顧，首戴冕旒，上衣下裳，蔽膝有蒂而無繡文，左手向右指，右手當膺。榜題一行十六字云：

黃帝多所改作，造兵井田，垂衣裳，立宮宅。